

李佩甫 著

城市白皮书

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城市白皮书

李佩甫 著

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代号：ZH164300

责任编辑：任宝琦

装帧设计：云 天

城市白皮书

李佩甫 著

出版发行：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：西安市南郊吴家坟

邮政编码：710062

印 刷：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：850×1168 1/32

印 张：10.125

字 数：250千字

2000年5月1版第1次印刷

ISBN 7-5613-2051-6/5·106

定 价：19.00元

春

三月二十五日

树病了。

春天来了，树却病了。

树生的是一种白毛毛病。每到春天的时候，立在大街两旁的梧桐树就生一种白毛毛病，树身、树叶上全长了白茸茸的黏毛。这时，树就显得很丑。春天里，城里的树很丑。好好的树，刚刚绿起来的树，怎么就病了？树病了。树是不会哭的，树不哭，树就在那儿站着，树的“病”却在满天飞扬。一絮絮、一片片、一捻捻、一缕缕在空中飞舞，天空里到处都是“病”。“病”很自由，“病”想飞到哪儿，就飞到哪儿；想落到哪儿，就落在哪儿，“病”比树自由。“病”随随便便地往人身上落，落下来就不走了，“病”化了，“病”一下就化在人身上了。马路上，行人带着“病”来来回回走，公共汽车也带着有“病”广告牌来来回回跑。到了晚上，行人就把“病”带回家去。人人带着“病”回家。

树不说话，树不会说话……

我也不会说话。从十二岁生日那天，发高烧烧到 44℃，烧坏了一只体温表之后，我就不会说话了。我只能自己对自己说。我很愿意对自己说。病了，却一下看到了许多东西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

旧妈妈说我是一只警犬。

新妈妈说我是一台 X 光透视机,彩色的。

害过一场病后,我就成了警犬,成了 X 光透视机……

三月二十六日

我有两个妈妈。

一个是旧妈妈,一个是新妈妈。

旧妈妈住在西城区,新妈妈住在东城区,我是她们中间的一颗豆子,一颗抛来抛去、没人愿要又不得不要的豆子。豆子坐 5 路车,转 102,再转 9 路坐两站,绕一个大圆盘,一入市场街,就看见一栋旧楼,那是旧妈妈住的地方。回来坐 7 路,转火车站,倒 103,拐百货楼,再坐 9 路,就到了新妈妈家。

新妈妈的声音是红色的。她一说话我就看见颜色了,红红的颜色。那颜色就装在她的脖子里,她的脖子像透明的细颈玻璃瓶儿,一说话就冒颜色。颜色分三种。没有外人的时候,那是一种赤红,那红像烙铁一样,落在人身上嗤嗤冒白烟,很烫很烫,这时候我就无处可藏了……有客人时,那红就浅了,粉粉的,妖妖的,一珠一珠,一瓣一瓣,小樱桃一样:“明明,看叔叔啊……”爸爸在家的時候,那是一种猩红。那红就像细瓷蓝边小花碗中装的煨出来的药,带着一点葱,一点盐,一点芥末,还有五香粉:“这孩子呀……”

旧妈妈的声音是蓝色的。旧妈妈说话时身边总站着一个人,那人才是警犬呢,科长警犬(旧妈妈嫁给了一个科长,人们都叫他科长)。他的目光很像是一个带弹簧的刀片,细细的能割人的小刀片。那刀片“哧溜”一下射出来,而后又一点点、一点点地收回去,再“哧溜”……这时旧妈妈脖子里就会冒出淡淡的蓝,水一样的蓝,那蓝像是被什么锁着,显现出来的是空空荡荡;当警犬不在的时候,那蓝像云、又像雾,漫漫地,漫漫地,在我身边绕啊绕,绕啊绕,绕出一片茫茫的雾气……倏尔,那雾气又不见了,凝结为一块薄薄的冰。在冰

里,爸爸的脸出现了,裹在冰里的爸爸成了一头猪……有叔叔在时,那蓝像穿了衣服一样,一层一层地深下去,柔柔的、怜怜的、幽幽的、怨怨的:“明明,明明呀……”

我必须一星期住在旧妈妈家,一星期住在新妈妈家。旧妈妈住在三层楼上,新妈妈住在五层楼上;一个是五十四级楼梯,一个是一百零一级楼梯;在三层楼上能看到树,在五层楼上就看见鸽子了。鸽子哨在天上,肚子里藏着一个装小米的囊,囊里的小米是绿颜色的,黄黄的绿,我能看见装在鸽子肚里的小米。

夜里,新妈妈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。我能看见那种叫声,那是一种有红有绿的叫声,那叫声很像卖酱菜的铺子,很像酱菜铺子里那种腌制了很久的、上面又撒了红红的辣椒粉的、又切成一丝儿一丝儿的榨菜。那叫声还很肉儿,像是一团滚动着的粉红肉肉儿,间有绷紧的一线一线从肉里扯出来,倏尔拉得很长、弹得很高,倏尔又短、又细,像一把弓在弹棉花。声音大的时候,就像酱菜铺子打翻了一般,满屋都抛撒着腌制了很久的红红绿绿;声音小的时候,屋里就像飞进又飞出了一只红蚊子,渐小渐远,渐小渐远……

住在隔墙的房间里,我夜夜都是在这样的叫声中入睡的。我断定爸爸喜欢这种叫声。我断定爸爸是因为叫声才跟新妈妈结婚的。旧妈妈不会叫,过去的旧妈妈从来没有叫过。现在,旧妈妈也在学习叫声。住在西城区与科长睡在一起的旧妈妈夜里也开始叫了。旧妈妈的叫声仍然是蓝颜色的,墨水蓝。那叫声很像是仿制出来的“蓝梦”床垫,一层一层的,却没有弹簧。旧妈妈的叫声还没有装上弹簧。没有弹簧的叫声很薄,皱巴巴的,只有一滴一滴的波纹,水一样的波纹。这波纹是包装过的,有素素的一个匣,一个蓝颜色的匣,文了花的匣,里面装的却是劣质产品。爸爸一定是不喜欢劣质产品,不然,他为什么执意要和旧妈妈离婚呢?

报上说,这是一种社会叫声(我是从报栏里看到的),是新时期的叫声。现在全城的人都在学习这种叫声。夜里,在一堵堵楼墙的

后边,我看见全城的人都在床上努力地学习叫声。在一张张床铺上,人们起劲地叫着,叫出各种各样的颜色……我想,要是把一格一格的、一层一层的楼房都拆去,把一张张床都合并在一起,那又会是什么样呢?

三月二十八日

爸爸不在家的时候,新妈妈就变成了一根针,一根“桃花针”。

每当新妈妈从我身边走过时,我就有了针的感觉。这根“桃花针”艳艳地在我眼前晃着,晃得我头晕。我得躲着这根针,不定什么时候,稍不留意,它就扎到身上了。新妈妈说,“倒垃圾。”我就赶快倒垃圾。新妈妈说,“拖地。”我就赶快拖地。新妈妈说,“洗衣服。”我就赶快洗衣服。新妈妈说,“你看我干什么?你看我干什么?”我就赶快低下头去。新妈妈说,“跪下。”我就赶快拉出一块砖(这块砖是新妈妈特意为我准备的)跪下。每到这时,我就看见新妈妈肚子里有很多很多颜色,这些颜色上粘着各种各样的气味:有香烟的气味,有桌子的气味,有油饼摊儿的气味,有菜摊、牛肉摊的气味,更多的是男人和女人的气味……这些气味是许许多多日子积攒下来的,在她肚里已泡了很久很久,有的已经发霉,有的正在变黑,黑成了一股股杂和成各种颜色的气。新妈妈把这些气聚到一根针上,针就扎在我身上了。新妈妈把针扎到我身上的时候还笑眯眯的。新妈妈笑眯眯地说:“疼不疼?疼不疼?你疼不疼?”我抬起头,用眼睛看着她,看着她肚里的杂和着各种颜色的气,那气正快速地流向她的胳膊……脸上却仍然是笑。这种笑很假,是假笑。街上到处都是这种广告一样的假笑。不过,街上的假笑不疼,街上的假笑看着很好玩,像看节目一样好玩。新妈妈的笑却很疼,疼得钻心。针扎在我身上,像绣花似的,扎出一个个小小的血点,扎出一朵朵梅花,很艳很艳的梅花。有一次,新妈妈在我身上一下扎出了七十二朵梅花……

从此,每当看到新妈妈的时候,我就抬起头来,一遍一遍地用眼

睛对她说：我听话。我听话。我一定听话……

可新妈妈还是喜欢用针，新妈妈只用针……

新妈妈是不是针变的？不然，她怎么那么喜欢用针呢？

上小学时，书上有铁棒磨成针的故事，新妈妈的针也是铁棒磨成的吗？

看见针时，我就对自己说：别抖，不用抖。你听话了。

三月二十八日夜

又有敲门声了。

对面的楼房里，正对着我窗口的这个单元，又有敲门声了。

窗帘是掩着的，那是一幅墨竹。墨竹把窗口遮得很严很严，不过，我还是能看见“竹林”里的事情……

那里住的是一位三十来岁的阿姨。阿姨长得很漂亮，阿姨屋里布置得也非常华丽。阿姨一个人在屋里，身穿一袭白色的羊毛裙，光脚站在一块厚厚的羊毛地毯上，蹑着脚走路。阿姨先是尖着脚尖走，绕着羊毛地毯转了一个圈。又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，仍然是尖看脚尖走，像走在水上。而后她又踮着脚走，袅袅婷婷地退着走，从那间屋退回到这间屋里……尖着脚尖走时，她身上升腾着一股杀气，很寒很寒的杀气，杀气凛凛地冲在她的喉管上，我觉得她要喊了，她要喊出什么来了。然而，当她踮着脚退回来时，那凛人的杀气又慢慢、慢慢地收回去了。再次升上来的是一股幽幽的愁愁的飘忽不定的气……

倏尔，阿姨把所有的灯都开了。屋里原来只亮着一盏桔黄色的小灯，光是很柔和的，像是在童话世界里一样。现在一盏盏灯都开了，屋里一片赤裸裸的光明。接着，她又开了录音机、电视机，屋里一下子跑出了很多声音……阿姨却在声音里坐下来了。她坐在一张奶黄色的沙发上，还点上了一支烟。烟雾在她的脸前袅袅地漫散，接着有泪，一颗一颗的泪珠先是一短，而后一长，像炸了的豆子

一样，“噗”地落下来。泪里还有烟圈，一个个圆圆的烟圈从阿姨嘴里吐出来；最后吐出的是一根烟柱，那烟柱忽地就窜进烟圈里去了……

那人仍在敲门。敲门的是一个矮矮、胖胖的秃顶老头。一个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的秃顶老头。秃顶老头站在楼道里，紧夹着身子，一下一下很有耐心地敲门。他的手很白，我看见他敲门的手很白，很软，像发面馍一样。他一边敲一边还小声地叫着：“陈冬，陈冬……”

阿姨不说话，屋里的阿姨一直不说话。

已有很长时间了，秃顶老头还在楼道里站着，仿佛也有过一丝游移，却终还是没有走……

忽然，阿姨把门开了。开了门的阿姨在门口站着，冷冷地站着，一句话没说，扭身走回去了。秃顶老头笑着，讪讪地笑着，随手把门关上，也跟着往里走。两人都在屋里的沙发上坐下来，无话，还是无话。

片刻，秃顶老头说：“你没去上班，我来看看你。不舒服了？”

阿姨冷冷地说：“不舒服，哪儿都不舒服。”

秃顶老头笑着说：“还是那样，还是那样。”

阿姨问：“啥样？”

秃顶老头用手轻轻地抿着不多、却梳理得很整齐的几缕头发，摇摇头说：“你呀，你呀……”

这时，又有人敲门了。敲门声很特别，电报声，两下一停，两下一停……一共敲了六下。

屋里没有回音。阿姨在那儿坐着，秃顶老头也在那儿坐着，一个个像木瓜似的坐着。秃顶老头的脸皮一下子绷得很紧，紧出一股紫气，肚里那颗糊了很多油腻的心像跳兔一样蹦着去门口探视……阿姨肚里升上来的是一股湿漉漉的热气，粉红色的热气，那热气奔跑着冲向门口……却谁也没有动，两人都没有动。

站在门口的是一个中年人，四十来岁的穿黑皮茄克的中年人。他高高瘦瘦的，显得很英武。他一共敲了三组，敲了三个六下，却没有喊，一声也没有喊。他停下来看了看表，表在时间上走着一个小小的红针，小鼓一样的红针，红针里跳跃着他的诧异，一种很熟悉的诧异。接着，他又重复敲了三组，仍然没有喊。终于，他转过身，默默地下楼去了。

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一踏一踏响着，屋里那两颗心也跟着那一踏一踏起伏……糊了很多油腻的心是在慢慢地下落，一荡一荡地下落，终于又平安地落在了肚里；另一颗粉色的心是在追踪，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追，一直追到了街头的路灯下……

这时，坐在屋里的秃顶老头说：“我该走了……”话说了，人却没有起身，只也斜着眼望着这位阿姨。

阿姨没有说话，阿姨抬头望了望挂在墙上的电子钟……

秃顶老头讪讪地说：“天又阴了。”

阿姨说：“也有晴的时候。”

秃顶老头说：“阳春三月，不该阴哪。”

阿姨说：“也有晴的时候。”

“说阴就阴。”

“也有晴的时候。”

“也好。”

秃顶老头又说：“我该走了……”

这时，敲门声却又响了。乱敲，敲得很急，像打鼓一样。楼道里又出现了一个人。这人三十来岁，中等个子，身穿西装，脸上戴着一副眼镜。他丫站在门前，高声叫道：“陈冬，是我呀，是我。”

屋里像化了一样，没有人回答，也没有人说话，只是一片熬人的静……

那“眼镜”反反复复地喊：“陈冬，陈冬，是我呀，是我呀；是我……”

在屋里坐着的阿姨看了秃顶老头一眼，秃顶老头也看了她一眼。此时，阿姨突然笑了，无声地笑了，脸上笑出了一个浅浅的妩媚诱人的红涡。阿姨笑着站起身来，秃顶老头的目光一直紧追着阿姨，我看见他肚里的被油腻糊住了的心已缩成了一个小小的药丸，在肚里颤颤乎乎跳动不止的黑药丸。在他目光的追随下，阿姨却大方飘逸地来到门口，她先是回头看了秃顶老头一眼，接着弯下腰去，轻轻地把门锁上的铜链子挂上，而后把门拉开了一条小缝……

站在门外的“眼镜”赶忙趴在门缝上说：“陈冬，是我呀。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呢……”

阿姨说：“王森林，我感冒了，我已经睡下了，对不起……”

带眼镜的“一棵森林”说：“陈冬，我有急事，我有急事想让你帮帮忙。几句话，就几句话……”

“冬天”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感冒了，改天再说，改天再说吧……”说着，阿姨把门关上了，阿姨毫不犹豫地就把门关上了。关上门的阿姨满面羞愧地靠在了门上……

门外的“一棵森林”嘴里嘟哝着，十分失望地咂了咂嘴，扭身下楼去了。他的脚步声在楼道里空空地响着，却没有人去追，谁也不去追。

王森林跌跌撞撞地从楼道里推出了一辆破自行车，身子一扭跨了上去……他骑在车上，没有再往楼上看，嘴里却像念经一样说出了一段话，下楼时他就开始念叨了。那是一段很奇怪的话，他在路上一直重复这段话。我眼盯着他追了很久很久，路边的梧桐树下游动着一团黑乎乎的影儿，那就是他的影子。他的影子独独映在柏油马路上，影子里含着一段很奇怪的话，不明不白的話。一直跟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，我才听清了他嘴里念叨的话。他说的是：“…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、男浴池女浴池、男女浴池……”一路上，他反反复复念叨的就是这样的话。他一直在念叨这段话，念的速度越来越快，越来越快，他就这么不停地念叨：“中央人民广播

电台、中央电视台、男浴池女浴池男女浴池……”

“我”回来了，我的目光又重新回到了对面楼房的“竹林”里。屋里黑漆漆的，所有的灯光都熄了，没有灯光，也没有声音，只是一片黑暗。在黑暗里，我看见了一张大床，大床上有两个叠在一起的发光的肉体……

我不能看了，我不能再这样看了，这样看是很累的，我的头已经开始疼了。我闭上眼睛，闭上眼就好些了。可我的耳朵还是歇不下来，我的耳朵周围总是聒噪着很多声音。那是一种叫作“生意”的声音，城市里有很多叫作“生意”的声音。二个叫魏征的叔叔在说……

三月二十九日

魏征叔叔的话：

小子，你了解这座城市么？你知道水有多深多浅么？你一天到晚瞎跑，是跑不出名堂的。别说一年，十年你也跑不出名堂。让我来告诉你吧。把你的耳朵竖起来，好好听着。

在这座城市里，人是什么？人是垃圾，到处流动的垃圾。被一座座楼房吞进去又吐出来的垃圾。人到一定的时候就成了垃圾。最后是送到大西郊去，冒一股烟，完了，结束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垃圾也是分类的，你到过垃圾处理站吗？在垃圾处理站，垃圾被分成七类，你想想你算是第几类？我不是睬乎你。说这话，我一点也不是为了睬乎你。我睬乎你干什么，有这个必要么？

好吧，我告诉你一个词儿，制约。你知道什么是制约？在这里，你以为是市长说了算么？你以为市长是主宰么？你以为只要市长签了字什么事情都能办成么？非也。如果没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本事，你就不要在这儿混了，你别在这儿混了。上层和下层是一种制约关系，是齿轮与齿轮的关系，整个机器高速运转的时候，就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了。一切都在环节之中，环节才是最重要的。环节是磨合出来的。我再告诉你一个词儿，磨合。你知道什么是磨合么？

好吧,好吧,说得更浅显一些。就说高层吧,你知道“铁塔”、“双塔”么?不知道?你连这都不知道,还出来跑什么?!我告诉你,这是两所大学的名字,是本地干部的发源地。本地处级以上的干部大多出自这两所大学。你知道这两所大学自五十年代以来(老的不算了,老的不算,老的赶的年头不好,不在位上),一共毕业了多少学生吗?不知道?不知道我也就不说……暂时保密。再给你说一个词儿:环境。你知道这两所大字的地理位置么?它所处的地理位置,造成的环境,培养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性情的人么?你还是不知道。不谈那么深吧。我告诉你,在这座城市里,高一层的干部基本上(当然不是全部)由“铁塔”和“双塔”所垄断。他们像韭菜一样一茬茬、一批批、一届届毕业出来,分配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要害部门,形成一个巨大的看不见、摸不着、而又无处不在的网。你知道这座城市里换了多少任市长么?换了二十八任市长。市长一个个都不在了,他们还在……

看起来你得交学费了,你得交学费呀。刚才说到哪儿了?对,上层。那么,现在再来说说中层。你知道什么叫“中间环节”么?这个词儿好理解呀。“中间环节”也是非常重要的,有些事情就坏在“中间环节”上。好好,知道就行。我再问你,你知道这座城市里有多少转业军人么?我指的是在部队上曾担任过一定职务的转业干部。你知道有多少么?也是一批批、一茬茬、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。这里边有个词儿,有个很重要的词儿:“战友”。明白了?我一说你就明白了。你知道如今的“战友们”都在干什么吗?你看你看,又白脖子了不是,说着说着就白脖子了,晕到茄子地里去了。告诉你,大体分两部分,一部分在公安、工商、税务部门;另一部分呢,另一部分到哪里去了?这个,这个你清楚吗?圆的,咔嚓一下盖下去的,红霞霞的……就是管这个的。在各个部门管人事的,拿章的,就是这些“战友们”。千万不可小看这些人,既豪爽又仗义,既阴险又毒辣,既六亲不认又字儿门儿不分的(没啥原则)就是这些人。他们这些人就是

这座城市的“中间环节”，是关键部位。这是一个情绪型的部位，有时候一句话说不好就把事情办砸了。办砸了你还不知道砸在什么地方。再给你说个词儿吧：“地方上”。你知道这什么意思，这是“战友们”的日常用语，口头禅。开口一说“地方上怎样怎样”，那就是转业军人，绝对的。“地方上”这三个字是一种怀旧情绪的体现，是曾经共患难式的，是“战友们”最怕触动的软肋；同时又是对城市的恐惧和蔑视。这三个字所包涵的情绪简直可以写一本书。见了他们，你只要说出“地方上”如何如何，就先就近了三分……还有一个词儿，还有一个词儿是可以备用的：“家属”。说到妻子、说到爱人的时候，不能说妻子，也不能说爱人，要说“家属”。“家属”两个字代表着一段备受熬煎的恋情，代表着久别胜新婚的甜蜜。说到“家属怎样怎样”的时候，这就又就近了三分了……话扯远了，点到为止吧。

学问？学问深着呢！小子，这才刚沾了一点边，你连皮毛还没摸着呢。再说就说到“黑道”了。你了解“黑道”上的情况吗？还是不知道。你看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好吧，我告诉你。所谓的“黑道”跟西方的黑社会有所不同，这是一个“办事机构”。看看，你笑了，你又笑了。这很可笑么？……噢，这就对了。有时候，当你万般无奈、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那你只有求助于“黑道”了，这也是个手眼通天的地方。他们能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不是杀人放火，绝对不是杀人放火。我说了，这是一个“办事机构”。办什么事，你且听我说……往大处说吧，比如，有人熬了多少年爬不上去，想当官，就可以找他们，安排一个副专员、副县长之类，绝对没问题。邪乎？一点也不邪乎。你想能是白安排的？都是有价码的，以质论价。安排一个副县过去是五万吧，现在涨了，早就涨了，成倍往上翻。给了钱，你赔等着吧，一准给你弄上去。人家也是很讲信誉的。往下说？好，就往下说。比如，打通一个很重要的关节，事情办不下去了，卡住了（不管什么事儿），也可以找他们。但他们要价高，他们要价是很高的。再比如，你遇上了一个恶人，你对付不了了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，你

还可以找他们……总之，这是一个不合法的“办事机构”。他们是无所不能的。小到“砌长城”、“打鸟儿”，甚至是弄一张火车票，他们都干。哪怕是临上车前的最后五分钟，你有急事了，务必坐这趟车走，你找他们，他们也能搞到票。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票么？临开车前，售票处肯定不卖票了。怎么弄？实话告诉你，他们是派小偷去偷的。小偷，不光有小偷，他们那儿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什么样的人都有，连伪造档案都干，全套把式。临开车前，票买不来了，买不来派人去给你偷一张。这就是他们的信誉。不过，这些人是轻易不能打交道的，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，不能找他们。沾上他们，说不定哪一天就栽进去了。是不是真有这些人？你还是不相信哪！好好，我给你一个BP机号，记住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跟他们联系。96187，这就是呼他们的号码，你记住就是了。你知道东亚大酒店么，他们常在东亚大酒店活动……

好了，今天就说到这儿。改天吧，改天再说。你小子呀……

三月三十一日

午饭后是新妈妈睡觉的时间。

新妈妈正在房间里睡觉。夜里发出奇怪叫声的新妈妈，白天睡得十分安稳。她的睡姿很像一只小花蛇，一只透明的屈成一团的小花蛇。我断定她是蛇变的。我已观察很久了。新妈妈不是这座城市里的人，她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来自一个有水的地方。在她的肚子里，最下边的小肚子里，时常泛动着一股腥腥的水草的气味。我能看见那个地方，那个生长着茂密水草的地方，周围有山，一架一架的大山……别的就看不清了，别的我一时还看不清楚。但我知道她是一条蛇，她是蛇变的，她身上有蛇的气味。我听说蛇的呼吸跟人不一样，蛇很灵性，用一个小棍放在它一尺远的地方，轻轻地一晃，蛇就吐出信子来了。我很想试一试，非常想试一试，一试就把她试出来了，到那时我就可以告诉爸爸了。可我不敢……我只敢偷偷

地趴在门缝里看她，她睡着的时候我才敢看她。

后来我又望着窗外，窗外有一根电线杆，我就看那电线杆。我盯住电线杆看了一会儿，就又看到了一个秘密，那电线杆也不是城里的东西，也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的。那电线杆上有一股泥土的气味，还有人的汗味……土是黄色的，灰灰的黄，有粘性的黄；渐渐我就能看见人了，一个很野的人，他光着脊梁，正在一锹一锹地往一台搅拌机里铲水泥和沙子。他把水泥和沙子拌在一起，而后往里倒水，倒完水他把裤带解开了，解裤子时他还恶狠狠地骂了一句，他说：“我操你妈！”说着，天空里出现了一道白白的亮线，他竟对着搅拌机尿了一泡！……机器轰隆隆响起来了。这是一根掺有人尿的电线杆，那个男人制造了一根掺有人尿的电线杆。后来电线杆被运到了这里。这根立在楼前的电线杆有一股刺鼻的人尿味……

回过头来，我就看到了新妈妈的过去。

我看出来了，新妈妈是从山里走出来的，我断定她是从山里走出来的。新妈妈走过许多地方，她走的是一条蜿蜒曲折的路，一条泥泞的路。下雨的时候她打着一把伞，一把红伞，她就那么独独地走着，一个人走。我听见她说，她什么也不怕，她谁也不怕……她身上有三个男人的气味，我闻出来了，她身上竟有三个男人的气味，爸爸是她的第三个男人，仅仅是第三个男人。前两个男人都被她嚼巴嚼巴吃掉了。她胃里有一汪绿水，能噬肉蚀骨的绿水，那绿水一刻不停地蠕动着，像蛇窝一样，很怕人。我看见那个县城了，那个只通公共汽车的小县城，新妈妈的第一个男人就在那座小县城里。那时的新妈妈才十六岁，十六岁的新妈妈已经是个水灵灵的大姑娘了。十六岁的新妈妈打着一把旧红伞，到县城里去看一位曾经在乡下讲过课的老师。那是一位戴近视镜的、瘦弱白皙的男人。他是作为县教育局的巡视员到山里去的，他到山乡的中学里讲过一堂课。课后新妈妈大胆地走到他的跟前来，新妈妈手里举着一个作业本，一个自己用烟盒纸订做的作业本。新妈妈举着作业本说：“老师，你给我

签个名吧？”新妈妈有一双很大很大的眼睛，那时候，她只有这双眼睛。她就用这双很大很大的眼睛望着那男人，她一望就把那个男人望“倒”了。那个瘦弱白皙的男人低下头去，接过了她手里的作业本，唰唰在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：庞秋贵。那个男人叫庞秋贵。这个叫庞秋贵的男人写字的时候手有点抖，他抖着手在烟盒纸订做的作业本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而后他抬起头来，望了新妈妈一眼，新妈妈一眼就把他吃掉了……在这个雨天里新妈妈打着一把破雨伞来到了县城，她在县城里举目无亲，她要找的就是这个叫庞秋贵的男人。她在县教育局的院子里找到了庞秋贵。找到庞秋贵的时候天已黑下来了，在黑暗中她的一双大眼睛像灯一样亮着，她就凭着这一双大眼睛来到了庞秋贵的宿舍。这天夜里，她就住在了庞秋贵的单人宿舍里……于是她主动地当上了庞秋贵的妻子。她做妻子做了四年零七天，两年是非正式的，两年零七天是正式的。在她正式非正式地做庞秋贵的妻子的时候，她曾先后勇敢地消灭了两个小肉团儿，两个弱小的生命。而后她拿着自己的县城户口鲜活亮丽、信心十足地朝另一个城市走去。她走得十分艰难，我看见她走得十分艰难。那个已经被她吃得只剩下一张皮的庞秋贵死死地跪下求她，不让她走。可她还是要走。她说她是一定要走的，谁也拦不住她，谁也别想拦住她。为了离开县城，当那个男人拉住她的手，跪在地上不起来时，她竟用另一只手割开了自己的静脉血管。她身上的血是绿色的，绿幽血液像泡沫一样喷溅着，溅了庞秋贵一头一脸，把庞秋贵吓成了一个傻子。她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她只重复地说着一句话，她说：你放不放手？你到底放不放手？……她就这样离开了那个县城。走时她仍然是一个人，她一个人挎着一只黑皮包，举着红艳艳的脸庞，大步朝另一个城市走去。她把草木灰一样的庞秋贵扔在了那个小县城里。庞秋贵最终得到的是一把旧雨伞，退了颜色的旧雨伞，庞秋贵整天抱着这把褪了色的旧雨伞在县城里走来走去。我看见庞秋贵肚子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了，他成了一个